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李延平先生

李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時以書謁之。有曰。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又曰。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知。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

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業。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朱子曰。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其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啟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采精明畧無隤墮之氣○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个

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也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撝謙曰。明道德行。見於伊川行狀。延平德行。見於朱子稱述。備極聲容。眞所謂善言德行。他人不及也。

又曰。先生起居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語曰。聖人如天覆萬物。日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者。與伊川之說。

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个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郤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叚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郤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

師友。幸有所開。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嘗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朱子祭先生文有曰。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

蹇步方休鞭繩以掣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號韋齋宦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幼有異稟五歲讀孝經書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間從羣兒嬉遊獨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年十有四韋齋病且亟屬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

稟學焉。白水妻先生以女。

先生嘗曰。屏山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丱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偕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後屬疾。某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道其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

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某末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跂慕前脩景行之懿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舉於鄉明年及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時年二十四始學於李延平

先生嘗曰某年十五六時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个昭昭靈靈的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

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麄說。試官爲其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人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學。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在同安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時紹興二十八年

勉齋黃氏曰延平與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延平嘗謂先生曰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

造其微。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又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功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後朱子與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

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眞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須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眞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汩沒浸漬今則猶然

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

又與薛士龍書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敎。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

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按此二書與前說則知先生始留心於禪空自從
李先生之後始從事於博文約禮也或疑何叔京
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
年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然與何書內已悔章句
訓詁之習何也曰朱子與何書數通大都藥其支
離博觀之弊而以身立教耳至於反身徵民而垂
爲經訓又可以章句訓詁忽之哉大都薛氏之病
正與何氏相反今合二書觀之則知朱子自爲爲

人之切雖精研於文義而未嘗逐末雖實體於身
心而未嘗淪空自少至老講學日精月異而歲不
同然其知行並進入德之門戶眞無可疑者矣
明年以輔臣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
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
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
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
過諷誦文詞吟咏性情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

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擕謙曰。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胄子之學當然。即位以後。自不能及此。只可明其大且要者而已。苟脩身知人安民三者不失。則一切事物之變。可以參之輔臣而不眩。精熟四書尚書。涉獵通鑑。足矣

欵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欵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

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首論聖學次論復讐次論朝廷紀綱大指與前封事同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

先生與魏艮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請祠歸。三月。如湖南。見南軒張公。留止兩月。相得甚歡。

中庸舊說序曰。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殁。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從而問焉。

時有范伯崇從行。嘗云。兩先生因論中庸之義。三日夜不能合。

先生與南軒往復多次。其論中和。反覆而後定。書畧曰。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

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葢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之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

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

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先生又有一書與欽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
只是儱侗地見得个大本達道的影象便執認以
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
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
處葢只見得个直截根源傾湫倒海的氣象日間
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
停泊葢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
粗厲勇果增培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

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

又與湖南諸公第一書曰中和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

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

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此也向來議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

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廹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按心性對稱。則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所以赤子之心。便屬已發。論人生以後。心統性情。則性爲未發。情爲已發。凡喜心怒心哀心樂心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皆指已發而屬情。

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四年編程氏遺書成以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先生序正之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於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社倉之法始此是歲得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

食先生提舉浙東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鈌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罰

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

編名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六年工部侍郎胡銓薦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辭始成五夫三里社倉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

問綱目主意先生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

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

則須焚之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粱克家

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

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

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

茂良行宰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

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先生再辭

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因此而入也詩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撝謙曰是時子壽贈先生詩有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又曰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蓋先儒傳註誠有此患特以去聖久

遠慮知不逮自不免有自誤誤人之處唯不懼其誤而積數千年之誠意以開之故晦可復明塞可復通若慮其荆榛不行啟闢唯主因心其得也不過不踐迹不入室之善人其失也則師心而妄行矣子靜詩有曰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其言誠足爲晦菴之益友後來晦菴德業與滄江絜流泰華比崇不可謂非子靜一言之力而晦菴詩云只愁說到無言處

不信人間有古今。子靜惜乎終不受此藥也。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

初先生既編次語孟精義。又合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

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按周易本義詩經集註之成年譜稱卽於是年十月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四辭不許六年之郡首下敎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

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復白鹿洞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爲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

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
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
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
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其姦豪侵擾細民撓政害
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强斂戢里閭安靖明年夏
大旱詔監司郡守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
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人。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

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擬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政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

據言行錄所載封事中一段曰今民間特苦重稅

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為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

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先生以疾請祠不報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

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

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巳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巳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

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

先生是時。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

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停催紹與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將暫管幹又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奏劄所對凡七其一二皆手書以防宣洩亦有非一時救荒所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

容整暇未嘗舉此而遺彼也及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大抵措畫悉如南康將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以上見勉齋行狀

先生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

悉蠲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
有短先生者。謂其踈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
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
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
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
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
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
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
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上紹興府鞫察獄具情得淮不得

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蔣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鶩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

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

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指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傅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

變占爲次凡卦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十四年先生旣註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未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閒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

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簪紱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後。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此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唯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為言。上曰。昇

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輙攜門人數十人。妄效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

者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葢用此術詔熹入對所
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
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
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
寶文閣主管嵩山西京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
辭始先生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
聞至是投匭進封事大畧曰竊惟狂妄之言抵觸忌
諱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
行者乃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仰窺聖意尤不識

其果何謂以爲欲聽其討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此臣所以裴回前却懇叩辭避而陛下猶未之許臣是以輙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於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若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攻使冐進陛下亦將安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蓋臣竊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

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人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
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
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
取其糧賜。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取。出入禁闥腹心
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
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
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
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
是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

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

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言之太盡又於其中得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

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敝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

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至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擬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葢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

之首。如太祖高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棄祖宗以來破分良法。宋法州郡催理田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

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俱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耶。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神。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大一宫。兼崇政殿說書。是疏也。於心術宫禁。時政風俗。無不

言之痛切。其末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

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

昔時矣。意欲孝宗及暮年。猶可孜孜一振。無如先生

所言。皆痛詆近侍大臣。故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

深。會執政有詆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力辭新命。除秘

閣脩撰。奉外祠。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

學者。光宗即位。紹熙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

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

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

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置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於六經蓋其難易大小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

之漸。常病經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

幾。差知潭州。力辭。黃棠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
先生。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
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
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
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
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敎化。四方學者
畢至。五年。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寧宗舊聞先
生名。恨不得為講官。卽位翌日。召為侍講。辭不許。入
對。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旣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受命。毎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時上未還大內。時論疑名體未正。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上疏切諫。以爲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

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唯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稍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

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係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宮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若夫過

宮之訃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須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婉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辭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釋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而所得褒賞未極衆論者亦詔大

臣公議其事稽攷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社稷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先生意也先生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

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
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
天下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
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
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
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
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
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
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且使

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其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奏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且欲祧宣祖而奏孝宗先生以爲

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攜謙曰。儀禮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康成註曰。公子如在高祖以下。則如

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按此一條是諸侯之禮天子則未之聞也宋之僖祖雖異於后稷而毀廟實有所不安況僖祖止於三年一祫固已異於后稷之時祫而太祖所伸之祭多矣文公之議是也

始寧宗之立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為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

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為憂。因免牘。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姦。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將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

施行。纔退。即降御批云。僩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愿祠。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不許。仍秘閣修撰。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州 率諸生行舍菜之禮於先聖先

師以告戒事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剏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諸生力諫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藁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於道二年冬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時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至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辭色更和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四

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瘖膈之症醫者頗用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唯事事審求其是决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

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項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不可無此一舉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名。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

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與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學。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甚。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

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朱子嘗有書與人曰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眞贋始判矣
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旣殁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殁。朝廷以其大學語

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槀。
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
別錄十卷。

撝謙曰。今世傳有先生參同契考異一書。行狀不
載。或勉齋疑於異學而諱之乎。考異一書。雖未得
而讀之。然觀先生與西山書。誠有不誣者。且參同
發明易理。直見精微。道固有相反而相成者。又何
嫌於並存乎。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先生從

祀。

勉齋黃氏曰。先生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

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禀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

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之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存之也虛而靜。發之也果而確。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
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
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
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
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
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
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
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甚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

撫下極其慈。闈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

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目條領。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閾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淸濁無據。是數經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

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晰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

稍異亦必講磨論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訿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

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反身窮理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也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於海外至於裔鹵亦慕知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又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

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徹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

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得焉。葢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問先生往時爲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朱子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各邊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

得較緻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个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身己。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己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時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某幼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

實。與劉子澄書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病。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某當時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敬軒薛氏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

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惟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禍謙曰朱子教人大抵以循序漸進爲要自灑掃應對以至於博文約禮而不使之遽及於精微之蘊然精微未嘗不在焉又以經書當饜飫之後周

程之發明未盡。故矻矻窮年。以註書爲事。後之學者。多失其意。遂至於汎濫辭章、無所歸宿、即有謹身飭行。主敬窮經。則又質實有餘。而明智不足。以爲聖人之道、止此盡矣。是下學而不能上達者也。故或者疑聖人別有高明之路。思頓悟以躐取。而不知其有所不可也。學者但當切己以求。即有所著。以益己而不以損己。以明人而不以惑人。知聖道之有序。而不可以超躐。知聖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庶幾無失先賢教人之意乎。

朱子門人

蔡西山先生名元定字季通。初見晦菴。晦菴叩其所學。曰此吾老友也。從遊之士無出其右。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名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郡縣捕先生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晦

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勝翁覩先生不異平日。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貽書訓諸子曰。獨行無愧影。獨寢無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他日塲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知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

咨邪。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又曰。病是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纔繙動册子。便覺前人淵嘿。病痛。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輙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復能相從如往時否耳。先生至道州。與四方來學者。講習不休。有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在道州踰年。一日曰。吾將還造化故物。乃却

客靜坐三日卒晦翁哭之慟○晦翁有與勉齋帖曰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先生教人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

楊謙曰世衰道微教人甚難但以灑掃應對訓詁文義為先則彼未見意趣而外悅於紛華旁惑於

異端。吾教未及浸灌。而彼之心術已壞矣。若先教以性與天道。彼必畧顯尋幽。捷徑窘步。民義必廢矣。然則如之何。是有人焉。非其人。引之不至也。是有時焉。非其時。語之不知也。開其端。無竟其指。不失人。亦不失言。其惟智者乎。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

謹乎家庭唯諾之節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誠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西山往復而有發焉

黃勉齋先生名榦字直卿初見劉淸之淸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學晦菴先生

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晦菴他出先生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晦菴始歸先生自見晦菴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晦菴語人日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其後以其子妻先生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藳成晦菴見而喜日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

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知安慶府始至。金
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
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
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
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
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
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
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
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

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踰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令赴制府禀議。先生即日解印。趨至制府。移書

於珏有所策。珏不能用。珏徃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思所以賞功罰罪者。惟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擕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人。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抹毀。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遂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

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
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
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
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
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
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
意于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
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
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

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
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莫不痛憤且
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
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
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
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恰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戰逸
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
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

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决矣五關失守則蘄黃决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何書聞此亦已數日而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浮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

撝謙曰議者謂宋儒議論多而成功少余故載勉齋此書以見當時柄政者之可嗤不特侂胄彌遠似道數巨奸而已然則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與李燔陳宓遊處講易於白鹿書院未幾召赴行在爲當事者忌之先生遂歸里江湖之士皆來學編禮講經日不暇給如晦菴時蔡九峯先生名沉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先生自勝衣趨拜晦菴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

攜謙曰先生著書傳妙得先聖之心至皇極一數未免不知而作可已也

李燔字敬子　晦菴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菴折衷諸子畏服晦菴殁以薦名辟郡守請於白鹿書院講學學者雲集諸郡無比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咨燔數月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辭歸不出

陳淳字安卿漳州人　朱子曰吾道南來喜得陳淳

李方子字公晦　廷對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眞德

秀恭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先生。以書遺。是求也。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選入宮僚。而先生益不屈。時相史彌遠以眞德秀黨逐之。旣歸學者丑集。日與講學。危坐竟日。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奴隸不加詬詈而自馴。嘗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潰爾。

撝謙曰。陸氏之學。自謂宗孟子。先立其大。然孟子

言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二語何本末之皆備也若言但急當務何必無不知則已徧矣況以無知爲當務乎後之重本者若方子此言庶爲穩實耳。

楊復　註家禮。

眞德秀號西山先生。　西山於朱子未曾親炙然講於及門而私淑焉猶胡文定之於二程也。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踊躍史傳曰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

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又曰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每至京師都人聚俟環擁爲史彌遠所忌坐擯累年及歸朝將大用而公遽得疾矣

撝謙曰西山言行皆在正史今不具載